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4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老蒲扇,慢光阴

□河北邢台米丽宏

过去,老蒲扇是度夏的必需品。夏天一到,家家都会添置一两把。新扇柄上钻个窟窿眼儿,系上红线,挂墙上,是客人专用。有客人上门,递上一把蒲扇,端上一碗凉白开,是起码的礼数。

攥着蒲扇的手一挥,凉风至,驱散一路风尘一身劳累,悠闲、亲切而舒适。

自家人,用旧扇。往年的扇,从墙上取下,干净抹布蘸肥皂水一清,草木气勃发。

涂鸦的字迹,一并被抹去了。这不愁,我们寻出钢笔或蜡笔,争先恐后重新描。我爷爷喜欢“清风随意取,手动天地凉”这句,每次写下来,我都拿到他跟前邀功。他赶紧接过来猛扇两下,白胡子一飘一飘的,我心知肚明,那就是对我的肯定了,乐颠颠跑开,再去描。

小孩们喜欢两句打油诗:“扇子有风,拿在手中,有人来借,等到立冬。”你瞧瞧这人做的——我不是不借,是你来的不是时候;要借也行,立冬来拿吧。这实在算不得自私,老蒲扇上见人人性啊。

我小叔叔那时正迷恋读《三国》,弄了一把纸折扇,文绉绉的,还题了毛笔字“心静自然凉”。我说:“叔,你心一静就凉快了,干吗还要扇子?”他拿折扇敲我头说:“鬼精!你知道啥?这是气质,是风度!”

折扇,团扇,羽毛扇,还有老蒲扇,一把扇在手,似乎真的多了一分悠闲的气度。特别是老人家持一把老蒲扇,踱着方步,挺肚而行,或碎步轻盈,面带春风,那谱摆的,神仙一样的!老人们闲来无事,凉荫稠厚的地方,小马扎一支,老蒲扇不紧不慢摇着,嘴里扯着闲篇儿,那真是“东街柿子西街梨,南坑蛤蟆北坑鱼”,上天入地。

二十多天前,回了一趟家。家里阳台上两个花盆,盆里的花干枯了。突然想起前些天同事带了一个红薯盆栽装饰自己的办公桌,那红薯的头很像发财树的头,几根嫩芽,茁壮喜人。红薯水分多,好养,放在墙角都可以发芽,家里刚好有红薯,何不拿一个过来种一种?我在厨房里找来一把剪刀,为花盆松土,挑了一个形状类似葫芦的红薯种进去,并取水浇灌。还有一个花盆空着,种什么好呢?嗯,厨房里有洋葱呢,就种洋葱!我似乎看到这洋葱长得像水仙一样漂亮,便挑了一个肥硕的洋葱去种。

近日,爱人发给我两张照片:这两盆菜,不,是“花”,茁壮成长着。

那盆种了红薯的花盆,抽出两根红薯藤来,有筷子那么粗。红薯藤有点野,骄傲地溢出硕大的花盆,无拘无束,像两位矫健的青年男子。红薯叶有点美,她们站在红薯藤的肩膀上,脊背上、大腿上,像一群小女孩,在欢快地转手绢花。而这花盆就是一个舞台了。让我感到意外的,是这舞台的背景——红薯藤

□苏州林国飞

月色如水,洒下片片清辉。温柔的时针指向十点半,我起身为正在书房里啃着书本和时间赛跑的女儿准备夜宵。女儿马上要高三了,每一分钟对她来说都至关重要。

我蹑手蹑脚来到厨房,锅里的鸡汤是一早炖好的,只需加热便好。我又从橱柜拿出鸡蛋面,焯水后放入热鸡汤中煮熟。盆子里的葱被我洗净切好,撒了一小把到鸡汤面中。盖上锅盖又焖了五分钟后,我将面出锅,放入汤碗中拿到书房,让女儿补充体力。

月光雕琢着女儿熟悉的身影,一如多年前的我,在母亲的陪伴下踏实地度过每一个深夜十点半。

那时,我刚转校来到父母打工所在的城市,我好奇地打量着崭新又现代化的校舍,我想我是有些自卑。尤其在第一次月考之后,更是大大打击了我的信心。原本,在县里的学校我总是名列前茅,是同学学习的榜样,可在这里,我竟然进入了倒数行列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试卷上的叉叉,挫败感击倒了我。

夜自修放学后,母亲接我回家,她看出了我的难过,却只是默默地陪着我。我彻夜读书做题,母亲就在一旁候着。眼看已经深夜十点半,估摸着我该睡了,母亲在厨房忙活了。有时是一碗鸡蛋拌面,有时是一个葱油饼,有时是一碗酱油炒饭……

□浙江绍兴赵琼

孙子们捕蝉捉鱼归来,圪蹴在圈外,百无聊赖打盆,叫嚷着让讲故事。一个老头摇摇手里的老蒲扇,说:“好,讲!——我考考你们,答上来了,今儿就讲大北河里的王八。”

老头儿又说:“我手里的蒲扇,它姓什么?”好像一只老蝉,幽幽一鸣,引爆了一群蝉声轰鸣。少年们有说姓“风”,有说姓“摇”,有说姓“蒲”,也有说姓“打”的……老头胡子笑得翘翘的,扇子一指,要讲他那陈年老故事了。

这树荫里的摇扇时光,一直持续到倦鸟归巢、落日西挂、鸡鸭进窝、牛羊入圈,老人们悠悠起身,拍掉身上的草梗,老蒲扇遮着夕光回家去。

如今,在城镇,蒲扇是老年人的度夏专用品。尤其黄昏时候,路边、公园的柳荫里,老头儿老太太,晃出来消夏了。衣衫薄,步子轻,人精神,手里的蒲扇,挥舞着,像夏天这出戏里一个惹眼的道具。

老蒲扇,自摇自凉,自在自得。闲了,研究那蒲扇:一把扇,其实就是一柄大树叶呀。闻一闻,有一股幽幽植物香。那该是绿意被太阳蒸干后散发的味道吧。

那个“蒲”扇的“蒲”,看字形,就是一种水淋淋的草,水边的隐者之类,散发一种孤雨荷花的凉意。

记得《乐府诗集》中,有拔蒲的女子,她拔的是不是这“蒲扇”的“蒲”呢。她一根根拔,拔一会儿朝远处望一会儿,望什么呢?时光那么慢,爱情那么慢,迎面来的,是熏风阵阵的夏天。

这样的女子,是不会挥动老蒲扇的。拔蒲归来的她,大约是手执团扇,遮住了半边俏生生的腮。那一刻,风生扇底,月上蕉窗,多么闲逸自适的夏夜良辰啊。

旁边的一根不知名的小草,竟然旺盛无比,还开花了。这根小草原本有点枯萎,但是我没有把它拔除,而是把枯萎的部分剪掉,让它与红薯共生,原本只是想,在红薯藤抽出新叶之前,让这个花盆留点绿意,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它却获得了人生第二春。红薯藤与这无名的小草,竟然组合得如此美好。那盆种了洋葱的花盆,也不负我的期待,抽出两组肥硕的嫩叶来,每组四瓣,高低参差不齐,颇有水仙花之仙骨。

我忽然想起王阳明“四句教”中的一句,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。王阳明对弟子薛侃解释,天生万物和花园里有花又有草一样。哪里有善恶之别?你想赏花,花就是善的,草就是恶的。可如有一天,你要在门前搞个草坪,草又是善的,草坪里的花肯定被你当成恶的了。这种“善恶”都是由你的私意产生,所以就是错误的。

我把种菜当成种花,这菜与旁边那盆名门正派的兰花,一样“无善无恶”。何不用哲学智慧来对待生活?让生活更美好。

后来我才知道,那个月光洒下的夜晚,母亲是多么的难。那时,父亲因工伤大病初愈,只能做些简单的活。而母亲承担了照顾全家的责任。为了多赚几个钱,母亲白天在工厂里似陀螺一样不停,下了班还要陪在我身边。陪我时,母亲又马不停蹄地做起了手工活,贴标签、剪线头……眼里满满的都是疲惫。

当我开始懂得母亲时,我也变成了深夜十点半的常客。女儿小时候总是昼夜颠倒,啼哭不已,我强打着精神,无奈地抱着她看遍深夜所有的星星和月亮。等她大些,又开始缠着我晚上讲故事,一个故事讲完,时钟已经指向十点半,女儿依旧不睡,吵闹地和我讲着学校里的见闻。她稚嫩的声音安抚着我,我望着皎洁的月光,想起童年时母亲哄我的模样,我轻轻地笑了。哪个母亲不是深夜十点半的旅人呢?

成家后,偶尔我带着孩子回母亲家小住。辛劳的母亲一刻也不愿意停歇,她炖汤、补衣服、收拾屋子,时间又一次指向深夜十点半,我对“母亲”的认知在此刻形成了闭环。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在用自己的坚韧与坚守塑造一个时间神话。

后来,每当时钟指向深夜十点半,我的心间便洒满了静谧的月光,仿佛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前行。我知道,那是责任,也是母爱。

## 父亲病了

□安徽天长钱永广

临近假日,母亲从老家打电话给我说:“你爸近来身体感觉不太好,可能生病了。”

我吃了一惊,忙问,什么病,要不要紧?见我如此紧张,母亲赶紧改口说,没什么大事,可能就是受凉,感冒咳嗽了。季节转换,感冒咳嗽,也不怎么要紧,母亲为啥把父亲感冒了这样的小事,也要告诉我?

记得那是我结婚后的第二年,有一次,我没有给父母打招呼,就直接回了家。可当我赶到家时,才发现家里大门紧锁。那时父母还没有手机,我赶紧去问邻居,邻居睁大了眼睛说:“你不知道?前几天,你爸帮人家收割稻子,从机器上摔下来,腿都骨折了,住在镇上医院呢。”

我被吓了一大跳。这么大的事,母亲为什么不向我吱一声?当我赶到医院,见父亲的腿打着石膏,肿得老高,我摸着父亲的腿,问他,疼吗?父亲笑笑,说,不疼不疼,等过几天,骨头长好了,就能下地走路了。

我问母亲,父亲都摔成了骨折,住进了医院,你怎么不告诉我啊?你应该给我打个电话。母亲说,这点伤,不要紧,也不是什么大病,你工作那么忙,下班还要带孩子,可不能让你操心分神。父亲哪怕住进了医院,也坚持不让母亲给我打个电话,父母就是永远不想让孩子担惊受怕的人。

可是这次,母亲给我打电话,直接告诉我父亲病了,这让我有点紧张。

第二天,正好是假日,我开着车,带着妻子和八岁的儿子,一起回老家看望父亲。

车子转过石桥,临近村庄,远远看见树下有几个人,在围着桌子玩牌。从远处看,有一个人,隐隐约约像是父亲。父亲不抽烟,不喝酒,农忙之余,就是喜欢玩玩牌。车子越来越近,我摇下车窗,终于看清,还真是父亲。

我很意外,问父亲,你不是病了吗?父亲哈哈一笑说,没病,是你妈非要给你打电话,说我病了。说着,父亲丢下手中的牌,上车后和我们一起到了家。

到家见到正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,母亲讪讪地说了实话。你爸呀,见你们两个多月没有回家,他是想你们了,所以他就让我编个谎言,说他病了。你爸还很有把握地说,只要你们一听说他病了,你们准会回来,所以他算好了,提前到石桥那边,一边陪人玩牌,一边等你们了。

听说母亲也会说谎,儿子一路小跑过去,抱住母亲笑嘻嘻地说,说谎是要挨打的,奶奶,来,让我给你捶捶背,我的小拳头,舒服吗?

那一刻,我看见在父母饱经风霜的脸上,苍老的皱纹里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。而我的眼泪,模糊了眼眶。

我的高中生涯是在江宁县中学(今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)度过的,离开校园已44个春秋。

1977年的初秋,我迈进江宁县中学的校门,开启了我美好的高中生活。忘不了辛勤付出的赵典昌、马胜珍、陈道林、周惠娟、沈锡伟、周玉庚、倪华培、庞继文、甘建华、吴温泉、刘良文、魏魏等老师,他们用无私的爱心和耐心,引导我走向知识的海洋;我在母校的怀抱中成长,收获了知识和快乐,学会了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挑战,也让我懂得怎样成为一个有责任感、有担当的人。

母校的情景一幕幕重现,忘不了那些和同学们一起度过的三年时光。我喜欢礼堂四周种满的栀子花树,春天的校园满园芬芳;宽阔的大操场上,我们踏着晨曦,迎着朝阳,广播里悠扬的早操音乐令我们无限遐想;明亮的教室里,处处荡漾着朗朗的读书声,流淌着沙沙的写字声;校园的林荫道上,我们交流着彼此的梦想。

胸藏文墨怀若谷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我用了三年时间读完母校这本厚厚的“书”,她让我尽情欢笑、严肃思考、渴求知识、历练意志,让我奋发图强、勇于创造、放飞梦想、憧憬未来。母校让我这个懵懂少年度过了最纯洁、最浪漫、最天真无邪的少年时光。这是一份永恒的记忆,也是一种无价的财富,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藏。

万物之中,希望至美。如果说,母校是一轮万物赖以生存的太阳,那么,老师就是天空中的一弯明月,而我们就是天上那一颗颗眨着眼睛的小星星;如果说,母校是一座大花园,那么,老师就是那辛勤的园丁,而我们就是一颗颗希望的小种子,在园丁的培育下萌芽、生长、开花;如果说,母校是一座纺织厂,那么,老师就是勤劳的春蚕,而我们就是春蚕吐出一根根银丝。

悠悠九十载,咏写母校情。我们永远无法忘记老师们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满面的各科板书,教我们解读知识;我们永远无法忘记老师们备课的模样,那贴满纸条、密密麻麻写满字的备课本上,凝聚了老师多少心血;我们永远无法忘记老师批改作业的模样,无数感动的背后,是老师日复一日的付出。今天,我们细细品味,原来每一个学生在母校心里都是同等的分量,他们的教诲都温暖了我们一辈子。一些尘封的记忆随着时间淡忘,但纯洁、真挚的母校情永远传承相续,母校的校训“诚实、严格、勤奋、创新”永远铭记在心中。

附小诗一首贺母校90华诞——湾桃李春光秀,韵满江宁七彩妍。学海扬帆行万里,新苗茁壮更无前。

□南京吴月华

## 种菜如种花

## 深夜十点半